

何昆——作品

by HE KUN

楼文徒 危囚

最平常的栖身之所

却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梦

天涯论坛首页推荐
百万网友苦等求更

国内社会派推理小说力作

沉重的「房奴」现象，精心打造的犯罪现场，
看似水落石出的真相，却是一出绝望悲剧的开始。

城市中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 囚禁着那些渴望自由的野兽

Man
in the
Problem
of the
House

四川人民出版社

何昆
——
作品

危樓 囚徒

*Man in the
Problem
of the House*

by He K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楼囚徒 / 何昆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20-09781-2

I. ①危… II. ①何…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0573号

WEILOU QIUTU

危楼囚徒

何昆 著

出版人
产品经理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黄立新
季思聪 冯宇骐
陈 欣
@_叁龔
伍 霄
蓝 海
王 俊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145mm × 210mm
11.25
194千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781-2
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引子 >

2012年2月15日下午六点零五分。

C市，下起了细雨，整个城市笼罩在薄雾之下，透过雨雾蒙蒙的空气，能模糊地看到华灯初上的夜景，五彩斑斓，如在梦中，雨滴撞击钢筋混凝土的声音令人内心悸动。这里是崛起于东方的一颗明珠。

潘氏地产香樟园小区北区施工工地，工人们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偌大的工地浸在昏暗中，一座座尚未完工的高楼如同黑夜中的怪物，楼身上的窗口像是一张张深不见底的大嘴，要将一切吸过去，嚼碎咬烂。白日里光鲜的住宅，此时显示出它的真面目，置身其中，令人毛骨悚然。

香樟园小区北区的角落中，潘氏地产董事长兼总裁潘岩四处张望，不停地看表，他在等人。

五分钟后，他等得不耐烦了，愤愤地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然而，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挂断了，潘岩愤怒地吼叫道：“混蛋，你是成心耍我吗？”

以潘岩的身家和地位，能让他在这种天气中苦苦等候的人着实

不多。但，这个人，他今天必须见到。潘岩明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的希望，只要今天会面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这个城市甚至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传奇人物。

但是，他不知道，他等来的将是一场噩梦。

黑夜中，潘岩的身后，一个黑影猛地蹿出，迅捷地用绳索勒住了潘岩的喉咙，猛地拉紧。潘岩下意识地用双手去抓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但是，那人的双臂就像是一柄铁钳，任凭潘岩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

“咯吱吱”，坚韧的绳子勒破了潘岩的皮肤，勒进了肉里，扎住了血管，就连骨头都要被勒断了。

潘岩能听到背后那人粗重的喘息，就像是地狱野兽的低吟。这声音与潘岩自己从喉咙中挤出来的干呕声混杂着，淹没在小区外街道上传来的阵阵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潘岩的神智开始模糊，他翻着白眼，努力地转身，想要看清楚是谁害他，但是，最终他也没有看到。

瞳孔迅速放大，舌头伸出，双脚离地垂死挣扎着乱蹬。

痛苦的经历持续了许久。

终于，潘岩的头耷拉下来，身子像是失去了骨架，萎谢了。他双眼圆睁，死不瞑目，他原本有希望冲击世界的，但是现在，他能

冲击的唯有水泥地面了。

潘岩的尸体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这个身家数十亿、养尊处优、少年得志的尊贵人物，就这样尘归尘，土归土，如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卑微得一无所有地离去。

凶手没有离去，他俯瞰着死去的潘岩，弯下身，贴在潘岩身边，他要把整个凶杀案完成。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必须做下去，将整个计划“完美”地实施。

很奇怪，此刻的他非但没有悔恨和惊慌，反而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一种变态的虚荣心喷薄而出，令他看着躺在地上的潘岩的尸体就像是观赏一件艺术品，一件他亲自创造的艺术品。

接下来，凶手做了一个动作，一个他筹划已久的动作，他相信，这个动作会让这起凶杀案成为“完美犯罪”，他相信，这个动作将会使他的“艺术品”成为不朽。

罪恶，在高楼之间完成了。

当凶手将一切要做的事情做完以后，他才淡定地转身离去。

但是，凶手却不知道，就在他走后，一个身影从不远处的角落中转了出来，如幽灵一般走到了潘岩的尸体前……

2011年冬的C市格外寒冷，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座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约有近半数人没有本地户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奋斗，希望有朝一日买得起这里的房子，成为这里真正的市民。

在城南一个城中村的隔断式出租屋中，一对青年伴侣正聚在被窝中，依偎在一起，观看着一档颇受欢迎的相亲类娱乐节目。在电暖气和彼此体温的作用下，这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屋充满了暖意，户外的寒风和冰冷似乎都与这个屋子绝缘了。

看着光头主持人插科打诨式的诙谐，这个叫夏莹莹的女孩被逗得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捧着一杯热奶茶，头靠在男朋友陈升结实强健的肩上。

对于陈升而言，这个时候就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与自己心爱的女人相依相偎，看着她笑，与她亲热，没有了工作的劳累和生活的烦恼，他感到自己很幸福。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觉得他在这座城市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看着她的脸庞。她很美，雪白细腻的皮肤像牛奶一样，清淡

的眉毛和一双黝黑明亮的眼睛相得益彰，那双眼睛一笑起来就眯在一起，弯弯的，格外好看。粉嫩的小嘴微微噘着，十分惹人怜爱。陈升能嗅到夏莹莹身上散发出来的幽幽的香气，令他陶醉。

这时，节目中那熟悉的过场音乐响起，到广告时间了。夏莹莹将奶茶放在一旁，伸了伸懒腰，说：“先休息一下吧。”

看到陈升怔怔地看着自己，夏莹莹娇媚一笑，指着陈升的鼻子问：“你个坏小子又在想什么？”

陈升回过神来，他深吸一口气，学着黄梅戏的语调答道：“我在想，若能娶妻如此，夫复何求。”

夏莹莹被逗得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陈升最爱看她笑的样子，真美。

然而，就在他细细品味她的笑的时候，隔壁传来的声音将二人从亲昵的气氛中硬拽了出来。

女人的喘息声和“咯吱咯吱”的床响声透过薄薄的几层木板传来，能听得很清楚。

是隔壁夫妻发出的声音。

夏莹莹的笑容立刻转变成了无尽的忧愁，她原本白皙的脸上泛起潮红，低声道：“又是这个时候开始了，也不顾及邻居的感受，真是没素质。”

陈升却看得开：“嗨，这是人之常情嘛，谁也免不了的事，别太在意了。”

夏莹莹的嘴撅得更高了，她看着那面“墙”，埋怨道：“这种用板子隔开的房间一点也不隔音，没有任何隐私，烦死了。”

陈升一看夏莹莹又提起房子，立刻岔开话题：“放心，我对那哥们儿了解，用不了三分钟，马上就结束了。”

夏莹莹一愣，随即明白了男朋友的意思，她抿嘴一笑，挥拳轻轻打在了陈升厚实的胸肌上：“讨厌。”

陈升嘿嘿一笑，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起来，心中颇为自己的机智满意：只要不提房子就行。

然而，陈升的烟刚噙到嘴里，夏莹莹一把将烟夺了过来，嗔道：“告诉你多少次，不许在床上抽烟。”

说着，她随手将燃着的香烟摁在了刚才她喝的奶茶杯中，又说：“更何况，咱们这房子这么小，你抽烟连散气的地方都没有。”

说着，她的脸色再度沉了下来。

陈升暗暗叫苦：妈呀，怎么又绕到房子上了。

夏莹莹看着陈升，很郑重地问：“陈升，咱俩从老家就认识，到上大学，再到现在，十几年了，你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在这

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呢？”

陈升没有回答，房间中沉默的气氛与隔壁越发激烈的床响声和呻吟声形成鲜明的对比。

受不了这尴尬的氛围，陈升轻轻搂了搂夏莹莹，柔声说：“莹莹，快了，我设计的楼盘排水系统就快有结果了，那时候，我就会有些名气，挣得也会更多，我们也就能买房子了。”

夏莹莹将头轻轻贴在他的胸口，说：“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成功的。”

陈升顿了顿，却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成功不了呢？”陈升自己清楚，所谓的“就快有结果了”，其实是个未知数，他的方案因为老董事长的去世而被搁置了。

夏莹莹抬起头，望着陈升，认真地答道：“即便你无法成功，我也会永远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我爱你。”

陈升有些激动，他紧紧地搂住女友，在她耳畔说：“莹莹，你知道吗，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发誓一定会在这座城市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陈升感觉到夏莹莹的头在自己的怀里狠狠地点了点，那是一个女人对他的信任。

这时，隔壁的“交响乐”已经停止。节目的音乐再次响起。

夏莹莹听到主持人和一个嘉宾吵了起来，立刻饶有兴致地凑过去看。

陈升看着女友娇小的背影，他感到有些心酸，但随即，这种感觉就被一股奋斗精神取代，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给她一个舒适温暖的家——一套房子。

< 二 >

夏莹莹睡了一整夜，陈升则熬了大半夜，他在电脑前反复修改自己的设计方案，直到凌晨三点，他才揉着酸疼的腰上床。

翌日清晨。

只睡了四个小时陈升从被窝中坐起来，他拿起床头上的闹钟，距离设定的七点钟报时还差三分钟。长期按时起床已经让陈升形成了生物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叫醒”闹钟。据说像他这种人的自制力比较强，不过，他自己却未以此为荣，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自制力并没有让他更加成功，他发现很多散漫不努力的人跑到了他前面，所以他对自己这种过人的自律精神并不感到多么自豪。

陈升拍了拍睡得正香的夏莹莹：“莹莹，该起床了，再不起就要迟到了，从这到咱们公司要坐好几站地铁呢。”

夏莹莹睁开惺忪的睡眼，哼唧道：“唉，真想睡觉睡到自然醒。”

两人起床后，陈升用十分钟解决了梳洗打扮的活，夏莹莹用了半个小时。夏莹莹将自己打扮得很漂亮，淡淡的妆，粉红的嘴唇，让她就像是一个电影明星一样，即便是廉价的发卡和衣服也无法掩盖她光彩。

陈升看夏莹莹又打扮得这么美，便问：“莹莹，你说你一个公司医护室的护士天天这么打扮干吗？”

夏莹莹撇了撇嘴，俏皮地说道：“怎么，你有危机感了？”

陈升点点头：“嗯，你这么漂亮，我没危机感才怪。”

夏莹莹不以为然，高傲地昂了昂头，她上前挎住陈升的胳膊，以一种皇后的姿态和语气说道：“小升子，莫怕，只要你死心塌地跟着本宫，本宫是不会亏待你的，走，陪本宫去地铁站。”

陈升随声附和道：“遵命。”

两人正要出门，陈升猛地转回房中，他拎出来一个饭盒，说：“忘了它中午娘娘怎么用膳啊？”

陈升每天中午都要用这个饭盒打好饭送给夏莹莹。

夏莹莹满意地点了点头：“嗯，还是小升子心细，干得不错，本宫今晚重重赏你的。”

陈升当然知道这个“赏”意味着什么，他笑着问道：“哈哈，真的吗？”

夏莹莹看陈升眉飞色舞的神态，嫣然一笑，将头靠在了他的胳膊上。夏莹莹一米六三，陈升一米八三。

他俩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的公司在这座城市的北部，而他俩的住处是这座城市的南部。这里是一座即将拆迁的城中村，虽然脏乱且拥挤，但房租低廉，因此是许多外来务工人员 and 刚毕业的学生们的首选。这里到处都是被隔成十几块甚至几十块的房屋，里面住满了人。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这里都会人满为患，狭窄的街道拥挤不堪，人与人几乎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人们早出晚归，密密麻麻地来又密密麻麻地去，这群人被称作“蚁族”。

陈升和夏莹莹挤出“蚁族村”，步入更加拥挤的地铁站，挤上地铁。他们在拥挤得令人窒息的地铁车厢中穿行于这座城市的地下，看着人山人海来来往往，陈升总会想：也许人类就如同蝼蚁一样，而自己就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四十分钟后，夏莹莹到站了，她和陈升告别，而陈升还要再坐

一站。他俩虽然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但是这家公司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且中间不通，夏莹莹在南区，陈升在北区，从南区大门绕到北区大门开车也要十分钟，步行就更慢了。夏莹莹从这里下地铁正好到南区大门，而陈升必须再坐一站，这样离北区大门更近些。

当陈升从地铁站出来，走到公司北大门时，他仰望着办公区雄伟的大门以及办公区后面正在施工的楼盘，心情有些复杂，他既得意于自己参与设计的楼盘，又对这儿超高的房价畏惧。

每当仰望那高耸的楼盘，陈升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李白的《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诗仙颇具意境的诗篇令陈升无数次幻想自己置身高楼，俯瞰都市的情景，只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楼房，对他而言仿佛无比遥远。

此情此景，让陈升感到些许失落。他哂笑一声，低声自嘲道：“有时候真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有何意义。”

陈升扭身正要离去。

忽然，在建筑工地前，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恰巧那人也正好转身看到他，两人相距十几米，四目相对。

“啊！”陈升眼前一亮，“吴哲，是你吗？”

< 三 >

陈升对面的那人是个身材瘦高的男子，他身穿一件黑色的风衣，一头毛寸短发显得很精神。他面容清瘦，看起来棱角分明，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这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四个字——精明强干。

陈升问道：“你是吴哲吗？”

叫吴哲的那人也看到了陈升，他指了指陈升，肯定地说：“你是陈升！”

“是我，你真的是吴哲？！”

“哈哈，不是我是谁啊，老同学！”

陈升喜出望外，快步走了过去，那人也快走几步，两人离得近了，相互拥抱了一把。

“嘿，这么多年没见，你小子没怎么变嘛，身体还是这么壮实，平时没少锻炼吧。”吴哲朝陈升的胸部猛捶了一下。

陈升笑道：“你倒是变化挺大，皮肤晒黑了，人也精神多了。”

吴哲眼睛向上看，算了算，说：“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陈升则说：“十一年。”

“是啊，从高中毕业到现在，是十一年了。”吴哲感慨道，“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了。”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十一年了。”

吴哲笑道：“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我看这把刀还不够快，我感觉和你前几天才分开。”

陈升也笑了，面前这位曾经的挚友让他回忆起无数美好的少年时光，两人见面不足五分钟就立刻产生了共鸣。

吴哲回忆道：“当初咱们睡在上下铺，一张桌子吃饭，就连洗澡都用一条毛巾，上课时偷着拼俄罗斯方块，下课后翻墙去网吧，晚上和宿管员打游击。唉，一晃十一年了，可我真觉得这一切就是前几天才发生的，好怀念那时候，永远也忘不了。”

“是啊，那时候咱们两人买一个烧饼，抢着吃，生怕自己吃亏，最后把烧饼抢得粉碎，谁也没吃成，哈哈。”

“你还有脸说，你小子把生活费都花在谈恋爱上了，结果没钱了就来蹭我的饭，害得我吃不饱。”

“嘿嘿，谁叫咱们关系铁呢。”

高耸的建筑群下，两个久别重逢的挚友交谈着，年轻的热血驱散了寒冬，两人心中似乎都有一团火。

吴哲问道：“陈升，你从高中毕业后就没了消息，这些年你干什么呢？”

陈升从兜里拿出一包“中南海”，抽出两支，递给吴哲一支。吴哲摆了摆手，说：“不了，我不抽烟。”

陈升便自顾自地点了一支烟，然后回答吴哲的问题：“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然后就工作，一直到现在。”

“你上的什么大学啊？”

“Q大学。”

“Q大学？什么系？”

“建筑设计。”

“噢，那挺不错的。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陈升看了看吴哲，笑道：“你怎么跟个警察似的，问得这么仔细。”

吴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陈升还是回答了吴哲的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做建筑设计，你看，这楼盘我也参与设计了。”

陈升说着指了指身旁的高楼。